

杨端志 著

殷焕先 校订

训诂学

上



杨端志 著
殷焕先 校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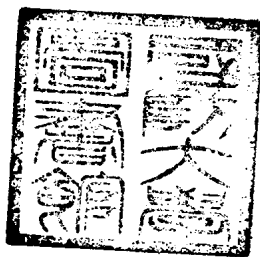
2 034 9114 0

訓詁學

孟倫題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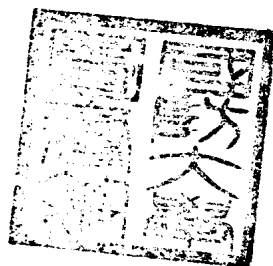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杨端志 著
殷焕先 校订



訓詁學

孟倫題



下

山东文艺出版社

题 辞

612/21/03

山东大学有专家曰杨君端志，其为人朴实无华，而勤治训诂之学者也。观其近日刊布所著训诂学论著一书凡五十余万言，博采众说，的然有所建树，信能通条贯，罗举甚详，严栗整饬，贍雅不苟，承继前贤之遗说，实事求是，不拘牵于旧闻，故多阐发之词，凡所称引，咸得新理，颇饶剩义，读其书者当自得之也。

王念孙有云：“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其子伯申述《经义述闻》，而阮元则云：“是编之出，学者当晓然于古书之本义，庶不至为成见旧习所胶固矣。虽然，使非究心于声音文字，以通于训诂之本原者，恐终以燕说为大宝，而吓其腐鼠也。”故学者之通训诂，勇于核实，专节剥正，论其书者应有会心。

自清代乾嘉而后，段王之学风被海内，继其后者，多所通合，学者方且苔发颖秀，宜多唱发，学者辈出，明乎古今语势之有异，声响之不同，戴氏扬之，详述训诂之缘饰，扫除文献之疑义，其立义灿然可观。而杨君苦心冥索，卓然不群，宜广九有之被声教，而训诂之可显明，瞭然著述之日渐通豁，宁非当今之快事，杨君其自勉乎哉！

殷孟伦

一九八五年八月吉日

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序

从乾嘉到现在，小学日益昌明，训诂学的长足发展是昭然可见的。尤其建国而来问世的几种训诂学论著，或专一题，或综全体，斐然成章，新人耳目。若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能突破樊篱迈入新境的。于此我们如果说，乾嘉朴学之风，一线未坠，这应当是可信的；于此我们如果说，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学术唯新，这应当是可信的。这都是令人欣慰的。

作为一个专门学科，自然有它特定的对象，有它特定的法则，训诂学也不例外。训诂学实为词（字）义之学，凡一切词义学的对象、法则，实即为训诂学的对象、法则。我们认为，这是对训诂学作出的中肯的解释。但是，训诂学仍然自有其特色，它究竟不同于词义学，训诂学之史的认识、发展的认识，可以说明这一点。

训诂，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是从“解释经书”来的，训诂学自然而然地是经学的附庸。仅从“诂经”说，训诂学所涉及的学科是多种多样的。清代学术大师戴震说过，不知天文，不识地理，是读不通《尚书》的《尧典》、《禹贡》的；当代学术大师闻一多多是要求从民俗学、社会学来研究《诗经》的。古人说得得好，“六经皆史”，则一切有关人类活动的学科都是训诂学所可能涉

及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只要读一读《诗经·七月》的毛传、郑笺、孔疏就知道了。于是，训诂学就成为几乎无所不包的综合性学科了，其后有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训诂学的业务范围又增广了，方法又增多了，于是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传统的训诂学。但是，正如大家所理解的，作为训诂学，其中心仍然是在于明订词义以解释书面语言，其所涉及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有的。

到了现代，我们有了语言学的词义学，这是一门同训诂学关系极为密切的学科。就着对汉语词义研究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训诂学汲取了词义学某些研究性业务，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这是训诂学的进步。一般认为，训诂学与词义学二者分野：训诂学不脱离它的注释的特色，而词义学则重在对词义的特性、演变等作专门性的研究。他们终之都能为实用服务，而训诂学则显然是偏重于实用的。为此，我们也就要把握住训诂学之史的发展来阐述训诂学，来为“训诂”下定义，来为训诂学的业务范围做界划。杨君端志这部《训诂学》，是妥当地从训诂学之史的发展来阐述训诂学的对象、法则及其业务范围的，是既总结了优良传统又提示了新的动向的，并且，是既注意到训诂学的技能培养而又注意到训诂学的理论研究的。

本书的特色，总的说来在着重学以致用。

一是，传统训诂学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的任务使它成为一门语言和文献知识综合运用的学科，内容极为广泛，包括解释某词某语、典制名物，直到给某部书做注解，以及汇编词典，等等，因而，后代的校勘学、词典学也就被引入了。为了致用，本书对这些内容都做了系统而扼要的介绍。

二是，训诂学的重点，本来在于释词。本书特设《训诂的

方法》上、中、下三章来介绍训诂亦即释词的规律，这是极为得要的。其《常用训诂术语》一章，全面地介绍了长期积累下来各式训诂术语的涵义和用途，于前人注释的体会和下笔诠释的妥帖，都是基本的。

三是，训诂工作要求多方面知识，本书《训诂工作必备之知识》一章专门介绍对训诂工作很重要而其他一般书籍又介绍不到的古人遣词造句的一般规律，即古书词例、文例、错讹条例等知识，这替训诂的教学和运用，提供了便利，也节省了不少翻阅、检查的辛劳。作为教材，这一优点是值得称道的。

四是，本书下编《训诂学发展简史》于训诂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多方面的探讨，阐述了各时期其他学科所给的影响，并且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个发展时期各类训诂书的基本情况和知识，这一方面深入地显示了训诂学之发展规律，一方面也切实地提示了训诂的方法与条例，对训诂理论培养和技能培养都是很重要的。

五是，本书编写力求接受科学理论指导，力避笼统含糊。比如，用新的学科发展的水平来衡量传统知识的正误（《训诂的内容》两章），用新的理论（主要是语言学理论）对于模糊或含有错误的概念、认识，给以科学的评析（《声训》章，《常用训诂术语》章），用新的知识补充旧说（《训诂的方法》章上之《形训》节，章下之《利用词汇学知识求词义》、《利用语法关系求词义》两节）。凡此，都能引导读者顺利地进入训诂学境域，详其底蕴，明其是非，以掌握有用的知识，弃旧说之短而取其长以光大训诂学。这是本书最值得表扬的优点。

编教材不是件容易事。观点要正确，取舍要允当，叙述要扼要准确，编次要循序渐进。本书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丝不苟的。

本书并以丰富的资料，充实的例证，给学习以多种类型的实例，在便于教学上设想也是周到的。

可以说，这部教材的编写上充分表现出编者的善于总结众长而又位置得当。这部教材将在人才培养上贡献力量，将在训诂学的发展上起推进作用，是可以预期的。

一九八四年冬殷焕先序于山东大学之居养室

目 录

上编 训诂学概论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小学与训诂学	1
第二节 训诂与训诂学	4
第三节 训诂的起因	9
第二章 训诂的体裁与格式	21
第四节 训诂的体裁	21
第五节 训诂的格式	30
第三章 训诂的内容(上)	41
第六节 释实词	41
第七节 释虚词	47
第八节 注音	54
第九节 校勘	57
第十节 发凡起例	69
第四章 训诂的内容(下)	73
第十一节 解释语法现象	73
第十二节 说明修辞手段	79
第十三节 释句	87
第十四节 释典制	92

第十五节	补充事实	104
第十六节	揭明章旨	108
第十七节	解释篇题	110
第五章	训诂的方法(上)	119
第十八节	形训	120
第十九节	义训	139
第六章	训诂的方法(中)	
	——声训	148
第二十节	推求事物的命名之意	150
第二十一节	推求同声符字之共训	
	——“右文”说	155
第二十二节	推求转语	173
第二十三节	推求语根	195
第二十四节	推求词族	209
第二十五节	推求同源字	213
第二十六节	推求本字	238
第七章	训诂的方法(下)	244
第二十七节	虚词的解释方法	244
第二十八节	利用词汇学知识求词义	254
第二十九节	利用语法关系求词义	259
第八章	训诂常用术语	266
第三十节	常用解释术语(上)	266
第三十一节	常用解释术语(下)	284
第三十二节	常用注音兼释义术语	303
第三十三节	常用词例术语	311
第三十四节	常用校勘术语	322

第九章 训诂工作必备之知识

——古书有关条例	328
第三十五节 有关行文格式例	329
第三十六节 有关用词例	335
第三十七节 有关语法例(上)	338
第三十八节 有关语法例(下)	349
第三十九节 有关虚数例	366
第四十节 有关人称例	372
第四十一节 有关叙事例	384
第四十二节 有关引书例	390
第四十三节 有关讹例	392

下编 训诂学发展简史

第十章 训诂的萌芽时期(先秦)	407
第四十四节 萌芽时期训诂的内容	407
第四十五节 萌芽时期训诂的方法	417
第四十六节 萌芽时期训诂的术语	422
第四十七节 萌芽时期训诂对后世的影响	427
第十一章 两汉的训诂学	431
第四十八节 两汉训诂概况	431
第四十九节 关于《尔雅》	453
第五十节 扬雄和《方言》	475
第五十一节 许慎《说文解字》	489
第五十二节 刘熙和《释名》	509
第五十三节 关于《小尔雅》	521
第十二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训诂学	525

第五十四节 本阶段训诂概况	525
第五十五节 本阶段重点专著介绍	539
第十三章 宋元明的训诂学	568
第五十六节 本阶段训诂概况	568
第五十七节 本阶段重点专著介绍	580
第十四章 清代的训诂学	605
第五十八节 本时期训诂概况	605
第五十九节 本时期重点专著介绍	636
附：参考书目	679
后记	687

上编 训诂学概论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小学与训诂学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古代叫作“小学”。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学”一直是“经学”的附庸。首先，古代的目录学著作大多把小学书作为经书的附类排在经书之末。例如，《汉书·艺文志》把今天看来属小学类的《尔雅》、《小尔雅》放在《孝经》类，而把另一些组成“小学类”置于“六艺”之末。自《隋书·经籍志》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①，凡是采用“四部”分类法的目录书，一概把“小学类”附在“经部”之末。其次，古代学者研究小学，也大多是为着“治经”服务的。段玉裁曾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见为王念孙《广雅疏证》写的序）王念孙曾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见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写的序）

“小学”最初的意义是指小学校，后来才由小学校的意义转变为小学校里学习的内容，进而成为学科名词，指称中国传统

^① 为称说方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

的语言学。

《周礼·地官》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保氏，在教学的意义上相当于后代的老师。国子，指公卿大夫的子弟，也就是学生。道，是当时思想教育的内容。六艺，是知识教育的内容。但古代的知识教学也是分阶段的。一般说有小学、大学两个层次。学习的内容难易也不一样。《大戴礼·保傅篇》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外舍，是指小学校。束发，指成童，一般为十五岁。小学校学习的内容叫“小艺”，大学校学习的内容叫“大艺”。那么，小艺、大艺各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白虎通义·论入学尊师之义》说：“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汉书·食货志》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见，小学阶段学的小艺，主要是“书、计”，也即《周礼》所说的“书”“数”。大学阶段学的大艺，主要是“经籍”和“先圣礼乐”，也即《周礼》所说的“礼”、“乐”、“射”、“驭”。对于这种情况，章太炎曾解释说：“盖六艺者习之不一时，行之不一岁，射驭非儿童所任，六乐之舞，十三始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礼亦准是。独书、数不出刀笔口耳，长幼宜之。”（见《国故论衡·小学略说》）章太炎的话是对的，与《礼记·内则》所记载的相合：“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有三年学诵《诗》，舞《勺》，成

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舞《大夏》。”这就具体地告诉我们，当时儿童的学习，也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六书”（即文字之学）与计数较易学，是刚入学儿童的事情。这同现在小学生入学首先学以识字为主的语文课和以计数为主的算术课道理恐怕差不多。

上古小学校里有“书”、“数”两门课程，后来，大约在东周末年，书独占了小学的内容，进而小学又成了古代语言学科的专有名称。

“小学”作为传统语言学科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十三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诂》一篇。凡小学十四家，四十五篇。”《汉书·艺文志》又说：“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百数，令各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汉书·杜邺传》说：“初，邺从张吉学。吉子竦又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

《艺文志》所列小学书，用今天的眼光看，大都是文字、训诂之类。“通小学者”即小学专家所做的也是“记字”的工作。这与原来小学校里学的内容“六书”即文字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颜师古注释《杜邺传》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名云。”

文字之学是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的。换句话说，学科意义上的小学，它的内容是包括“文字、声音、义理”（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语）三个方面的。用现在的话讲，文字指以字形为主的文字学；声音，指讲求字音的音韵学；义理，指文字的意义，也就是所谓训诂学。

虽然小学包括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部门,但是,在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等早期的目录学著作中,并没有这样给它分类。直到《隋书·经籍志》才把“小学”分为“体势”、“音韵”“训诂”三类。这大约与单项学科形成的早晚有关。自此以后,小学三分沿而不改。清代的《四库提要》卷十四“小学类”说:“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

虽然训诂学是小学的三个部门之一,但其实在古代三个部门的界限不是很清楚的。尽管史志“以所重为主”,使各有所归,它们之间的内容还是有交叉。如《广韵》,史志归“音书”类,但它的释义对训诂也是极有价值的。如《说文解字》一般认为是以字形为主的著作,但它又是训诂工作必不可少的要籍。因为它们本来是一家。

第二节 训诂与训诂学

这一节谈什么是训诂,什么是训诂学。先从“训诂”说起。

“训诂”,古代学者往往分开作解。

解释“训”字的^①,如《诗·大雅·生民》“古训是式”毛传:“古,故;训,道。”郑笺:“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毛亨解作“道”,郑玄易古为故,合“故训”解作“遗典”。道、典都是指古代的“教令”。《国语·周语》“修其训典”,《晋语》“君君、臣臣,是为明训”,两个“训”字也都是教令的意思。这是“训”字的名词意义。

^① 准确的说法当是“词”,但为行文的方便,我们有时称词,有时则称字。下同。

解“训”动词意义的，如《尔雅·释训》：“训，道也。”《说文解字·言部》^①：“训，说教也。”段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广雅·释诂》：“训，顺也。”又“训，教也。”《经典释文》中《尔雅·释诂》音义引张揖《杂字》：“训者，谓字有意义也。”孔颖达《毛诗关雎诂训传》正义：“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徐锴《说文系传·言部》：“训者，顺其义以训之也。”郝懿行《尔雅·释训》义疏：“训之为言顺也，顺其意义而道之。”以上各家，有的说“道也”、“道物之形貌也”；有的说“教也”、“说教也”；有的说“顺也”、“顺其意义而道之”等等，他们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解”“注解”。

可见，教令叫“训”，解释教令在内的活动也叫“训”。

“诂”字作名词，是指“故言”。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尔雅·释诂》音义引张揖《杂字》说：“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吕忱《字林》说得更明白：“诂，故言也。”

“诂”字作动词，意思是“解释故言”。如《说文·言部》：“诂，训故言也。”段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孔颖达《毛诗关雎诂训传》正义：“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许慎、孔颖达、段玉裁等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经典释文》中《毛诗》音义说：“故训，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音古，又音故。”段玉裁《说文》“诂”字注说：“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郝懿行《尔雅·释诂》义疏也说：“诂通作故”。故、诂当是同音通用字。在解释的意义上，

① 为称说方便，以下《说文解字》简称《说文》。